



碎碎念

千里迢迢也是一种仪式感

窗外风/文

对婆家在农村的儿媳妇来说,千里迢迢从城里回乡下过年,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。尽管一想到乡下的冷,生活的不便心里有些发憷,可是仍然忙碌地买买那,老家的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礼物,单位发的过年物品,一样不落地都堆在阳台上,买的各种物品也都堆在阳台上,想起某样东西就赶紧把那东西放在要带回家的那一堆里,走的时候打包一起带着,对一个脑子不好使,整天丢三落四的人来说,乱放的最大可能就是走的时候忘了带,后悔得直拍后脑勺。

以前孩子小,春节回去就是一场长途跋涉,汽车、火车、再汽车,倒车五六次,一整天都在路上奔波,背着、拿着、小车拉着的,都是要带回去的礼品,幸好是短途火车,车票一买就能买到,甚至可以买站票,儿子还没在火车上玩够,就下了火车,拉着儿子的手后面有人追赶一般再往汽车站奔,中途顾不上吃饭喝水,随便啃几口面包就解决问题。一路奔波劳累,可是一想到那倚着门框在眺望,站在村头等的婆婆,一看到老公那跃跃欲试的模样,所有的疲惫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乡下,是儿子填履历表时的籍贯,是有大山有牛羊有樱桃有栗子有亲人的地方。

去的次数多了,越发地感觉到乡下的好,乡下空气好,清新湿润香甜,天蓝得耀眼,没有一丝丝污染的痕迹;乡下人淳朴,婆婆舍不得让我干着干那,总让我去歇着,哪怕我十二万分地想施展一下身手,不是找不到这个就是找不到那个,只好讪讪地打下手;乡下午味浓郁,家家户户大红春联贴在黑色的大门上,耀眼夺目,猪圈羊圈,甚至门口的树上都贴了红纸条,冬季的一片枯黄里,这些红春联、红福字、窗户玻璃上的红窗花,有一种淳朴的年味儿。孩子们在街头嬉笑打闹,黑红的小脸蛋,腮上涂了太阳红,见人粲然一笑,露出雪白的小牙。

前几天同事聊到过年,说快二十年了,以前这个时候都要采买年货,准备回婆家过年。乡下的婆婆眼巴巴地等着他们一家三口,他们不回去,婆婆心里就不踏实。去年夏天婆婆去世了,今年不用再回去,她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趁老人还健在,再遥远的路途,再艰难的跋涉,都要回去,回到那个乡下的家。

某一天同其他日子不同,某一时刻同其他时刻不同,一种叫仪式感的東西,给人沉悶的命运之幕上投以希望的斑斕,在漫长的岁月里泛着动人的星光。



微日志

寒山有味

师正伟/文



日前,画友送我一幅山水画,名曰《寒山有味》,画中山川荒凉,溪流干涸,万物萧条,呈现出一片山寒水瘦的寂寥景象。画是好画,算得上友人的上乘之作,但我最心仪的却是“寒山有味”四个字。

寒山二字,透着老到、幽寂、孤寒、清淡的意蕴;有味之韵,如虚室生白,若老衲入定,透着人生的哲理。天地造化,形态万千。再寒的山,也有生命的底色;再瘦的水,也蕴藏着生机。寒山有味,清欢无限。

中国传统山水画这种“寒山瘦水”之作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一种含蓄、玄远太虚的朦胧之美。八大山人画山水,多取荒寒萧疏之景,剩山残水,把“冲虚、宁静、素寒”之美寄情于画,超凡脱俗之情溢于纸素,可谓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,也正是这“大象无形”之美赋予了山水画以无限生机。友人送我的画中有两座山峦,一峰高耸,一棵白杨树孤立在峰顶,在秋霜的打击下,树叶大多脱落,仅剩下数片残留枝上,正是那一点点残叶甚似“崖上银钩翡翠俏”,极具八大山人“言有境而意无穷”的画风,让整幅画有了生命的意蕴,遂抚掌称妙。

山有险峻,南北相异;水有肥瘦,四季不同。寒山,体型消瘦,躯体袒露,外表粗糙,野性十足。不过,这种“野”,犹如北方彪悍豪爽的男子,性情坦率耿直,张扬洒脱的个性中隐含着沉稳和大气,反而给人一种安全踏实的感觉。万物灵秀,千回百转。再大的山,大不过天地,也都遵循一个规律:白天朗日普照,为“阳”;夜晚皓月盈空,为“阴”。

记得师范毕业那一年,我在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沟村学任教,学校面前是全县最大的一座山,每日放学后,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一个公派教师,面对冷月寒山,抬头看不见天,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完了。一个深冬的傍晚,寂寞无聊之际,我沿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,去山上消遣。快到山顶之时,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古琴之声,犹如天籁在空旷的大山回荡。细听,竟然是我最喜爱的《寒山僧踪》曲。走近一看,一位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在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前自娱自乐。访谈后,得知老头是山上的护林员,妻子早逝,膝下无儿无女,四十多年来与一把古琴为伴,与青山枯木相依,与春秋日月厮守。“这么多年,你一个人不感到寂寞吗?”“城里有繁华,也有烦恼。山里有萧条,也有生机。习惯了反倒觉得有滋味。”老人一句“有滋味”,让我肃然起敬,心生膜拜。此后,一有空闲,就与老人一起看月亮,听古曲,谈一些老掉牙的陈年往事。每当耳畔再次响起意境空远的《寒山僧踪》,琴音浅浅,一弦一韵,如同大自然一草一木的呼吸。铅华洗尽,芳华流逝,回归自然。此刻,无论多么浮躁的心灵,都可以在瞬间归于平静。随着清远的韵律,我顿然了悟,放下执念,安于宿命,守得住清贫,耐得住寂寞。不暗自伤神,不迎风落泪,只管抱朴守拙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将一切离殇在岁月中吟唱成梵音。

古人爱风雅,闲眠之时,多喜欢在寒山老林里寻佛性,觅禅韵,说风月,话慈悲,体验山河日月的苍劲与欢愉,抒写诗词歌赋中的刻骨与铭心,感悟平常日子的冷暖与怜惜,追求一种对浮躁和物欲的净化。“五柳先生”陶渊明住在“苍茫”一片“古木”丛生的“穷巷”,窗子面对着“寥落寒山”,可谓世态炎凉,门前冷落。可是,先生并未因此消沉颓废,仍然“采菊东篱下”“带月荷锄归”,过着“园蔬有馀滋”“乐琴书以消忧”的生活。其诗文淡而有味,瘦而能腴,超凡脱俗。唐代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高僧寒山,甘愿放下人间富贵,整日修行在深山老林,留下370多首炉火纯青的诗作,达到“山性即我性,山情即我情”的境界,淡定超脱得让世人为自己的执念羞愧。

寒山有味,可以看得见古人,可以照得见自己。在人生茫然,灵魂流离之时,不妨给心灵放个假,在山林中走走,或许可以收获“闲上山来看野水,忽于水底见青山”的惊喜,体验到“没有风华绝代,只有岁月静好”的意境。

顿笔,抬起头,细端友人赠送的那幅淡远山水,感觉韵味悠悠。



有聊

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

王国梁/文

诗人海子写道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劈柴,喂马,周游世界……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……”我特别喜欢这句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”,这是诗人特有的语言,写出这样诗句的人心中一定有着对生活的挚爱。

而我真心觉得,我的母亲,是一位生活艺术家。母亲是菜米油盐酱醋茶中的诗人,因为她会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。母亲把粮食和蔬菜当做素材,创作出一首首生活的诗歌!

其实,母亲文化没有多高,只是略通文墨,但她喜欢抖一下自己的小聪明,既给她的“厨房创作”增添了很多快乐,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趣味。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,是她最擅长的事。哦,也不能算擅长,因为我知道她的每个菜名都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。

平日里,母亲做最简单的韭菜炒鸡蛋,也会取个“吉祥长久”的名字。韭菜的“韭”字与长久的“久”谐音,鸡蛋的“鸡”与吉祥的“吉”谐音,连在一起就成了“吉祥长久”。这种方法是母亲最常用的,她没有别的什么技巧,都是利用谐音讨个好彩头。

家里人喜欢吃清淡的凉拌小菜,胡萝卜、土豆、芹菜、花生米等拌在一起,浇上花椒油,吃起来很爽口。母亲每次拌凉菜,必定要切一些胡萝卜花,在盘子上摆一圈,还美其名曰“鸿运当头”。我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个菜名嗤之以鼻,这未免也太大词小用了,摆一圈胡(红)萝卜就“鸿(红)运当头”了?根本就是小题大做嘛!母亲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还有很多,她喜欢给每道菜起个温暖的名字,家人就把这当个乐子。

每到过年过节,母亲就更来了精神,觉得“施展才华”的机会来了。尤其是年夜饭,不仅丰盛,而且几乎每道菜都有个温暖的名字,吉祥的寓意。母亲把红烧鲤鱼叫“来年有余”,过去的一年就要翻页了,一切希望都寄予来年,来年有余,意味着新的一年日子过得好好。

在你印象中,被叫做“五福临门”的菜是啥样的?每到年节,母亲必做“五福临门”。她所谓的“五福”没有固定的食材,只要凑足五样蔬菜,不管用啥方法做出来,做成啥样,都被叫做“五福临门”。有时我家的“五福临门”,就是一道大炖菜!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母亲做的五福临门也讲究起来,要凑齐五样蔬菜,而且这五样蔬菜要有五种颜色,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了。

就连最简单的蒜末烧白菜,母亲也要取个“算来百财”的名字,母亲的解释依旧有些牵强,“蒜”与“算”谐音,白菜与“百财”谐音,“算”的意思是精打细算,过日子精打细算,一定能进“百财”。

母亲喜欢为每一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,我现在理解了她的心意,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,为何不想办法为生活增添点乐趣呢?母亲是生活艺术家,是诗人,她在凡俗烟火中经营出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,这种生活态度真的让我佩服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母亲做的菜花样也越来越多,什么一帆风顺、大展宏图、锦绣前程,都成了她的菜名。

又要过年了,母亲一定又在绞尽脑汁想她的菜名。年夜饭上,又会有哪些温暖的菜名出现呢?

